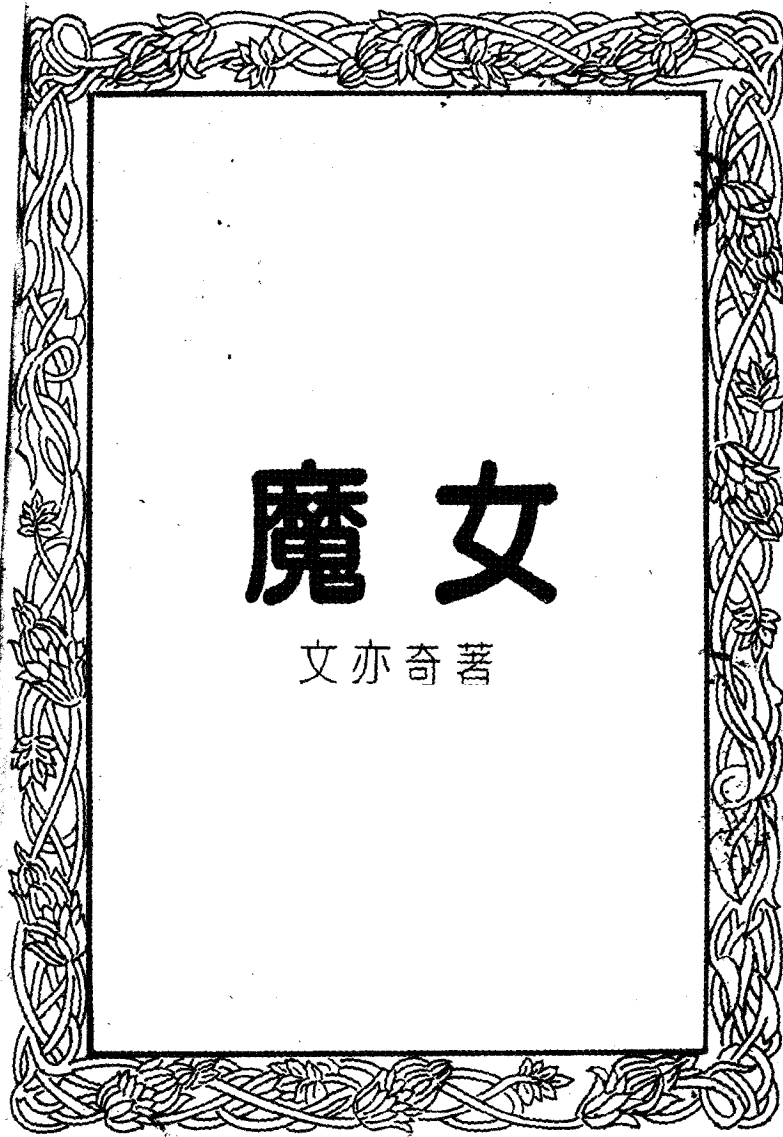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moody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menacing expression, wearing a dark, patterned garment. She is surrounded by a dense, chaotic web of dark, thorny branches or roots that seem to trap her.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image, her hands are visible; one hand holds a long, straight knife with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d blood smeared on its blade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dark, horror-themed, and macabre.

古今奇譚

文亦奇著

魔女



魔女

文亦奇著

魔 女

文亦奇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昆明市清泉彩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2插页 124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000册

*

ISBN 7-5353-0810-0/I·391 定价: 1.85元

内 容 简 介

民国初年，上海滩“红衣教”在日本浪人小江操纵下，利用“仙女”诱骗男女青年吞服“红丸”，放纵性欲，迷恋色相，毒害中国人民。少女何美玉看破内幕，被处死。江南浪子在侦探队配合下，深入教徒追踪，终于找到红衣教据点与教首小江，全案破获。本书故事惊险、曲折，揭露了日本浪人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与可耻下场。

“鬼呀！有鬼呀！……快来呀！有鬼呀！……”

突然，住在疗养院病房中的那个老太太，尖声高叫，声音凄厉恐怖，好像真的见到了什么鬼怪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不住大声的叫喊。又不断的按叫人铃。……

她的叫喊声和按铃声，惊动了这层楼上的女护士。不久，有个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进房来。她年纪不轻，也不很美丽，可是对付病人很有经验，且深刻的了解他们。知道住在这贵族化的疗养院中的人们，都是很有钱的富人，多数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症，而在这儿休养，或是装病让子女和亲友来探望慰问。还有些是寂寞的老年人，子女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没有时间照顾父母，就把他们送到疗养院中居住，总比住在老人院舒服得多。

这个老太太就是个有钱而得不到子女照顾的妇人。她有点神经质，对任何事情都是大惊小怪的。女护士进来，一点也不紧张，很和蔼地问她：

“怎么了？……是不是做恶梦？……”

女护士很明白，她的叫嚷有时不过是想哄个人进房来，陪陪她罢了。虽然在这疗养院中死过不少人，但女护士受过科学教育，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鬼！

“我……我没有做恶梦。”那老太太认真的说：“我不骗你，我……真的看见了鬼！”

“鬼？……”女护士皱皱眉头，摇头表示不信。

“真的呀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鬼！披头散发的出现在我的房间内。……”老太太犹有余悸的说：“听说：这个房间不干净，以前有个女人自杀，准是她的鬼魂回来了！咳！……她是想找个替身，自己才好转世投胎！……啊哟！不要找我呀！我还不死哩！……”

老太太越想越害怕，不禁悲伤的哭泣起来。女护士安慰道：

“不要怕！不要哭了……世界上没有鬼！也没有找替身的事。也许你在做梦！要不要吞一粒药，睡得舒服些？”

“这不是梦！是真的呀！”老太太坚持的说：“刚才我是醒着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是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，闯入我的房间！她的模样很可怕！”

“噢？……她进来后，人在那儿？”女护士问。

老太太手指窗外的阳台，道：“已走出去了！”

女护士虽不信她的话，但仍是走到长窗旁，窗子是半开着，她向阳台上望望，空空的没有人。

老太太在床上问：“她……还在那里吗？”

女护士转身，面对老太太说：“阳台上没有人！”

她以为老太太在开玩笑，心中闷得发慌，没事中编个鬼故事来哄人。……

可是老太太的态度很认真，侧着头自忖：“那么她到哪里去了？阳台上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呀？”

女护士咬咬下唇，走到老太太的床边伸出手道：

“让我摸摸你的额角，有没有发烧。”

老太太愤怒的把她的手摔开，勃然道：

“我并没有发烧！哼！你以为我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吗？”

女护士还是摸了她一下额角。手心虽不如体温表那么准确，但经验告诉她，这老太太没有发烧。而老太太在这里住了那么久，虽有点神经质，喜欢大惊小怪的喊叫，但也从来没有开过见鬼的玩笑。

“还是吞一粒药片，安心的睡吧！”女护士说。

老太太气急的说：“你不要劝我吞安眠药。我是……千真万确的看见那个红衣女鬼。”

“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！”女护士说：“也许是你的幻觉，或是把人看作鬼……”

老太太不住摇头：“这不是幻觉，我是看见的！如果不是鬼，那是什么人？你们都是穿白色制服的，难道还有穿红色的么？……”

“我们的制服只有白色和浅蓝色两种，从来没有穿红色的。所以，如果真的你看见她，绝不是护士。”

“那……在晚上，探望的人都走了，出现在这儿的，又是谁？……”老太太问女护士。

可是她怎么知道？且根本不相信老太太的话，在门禁森严、闲人免进的高级疗养院中，晚上绝不会出现这样的红衣女人。

老太太又道：“我看见她匆匆地跑进来，问她干什么？”

她不睬我，就跑到长窗外去了！……这完全是真的！现在的女人很少穿大红衣裳，披头散发的乱跑，所以我以为是鬼！”

“唔！不要怕！让我去查一查！”女护士说。

“好，你快去查清楚！是鬼是人，都要查个明白！”老太太说：“这间病房是我出不少钱租住的，不能让人或是鬼，在这里乱跑！……”

“是！是，我就去查！”女护士退出去了。

老太太仍是在床上咕哝着。但这个女护士离开了病房，并没有去调查。因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。她只是回到护士室，准备继续和她的同伴聊天。

当她回到护士室时，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护士也同时回来。这个小姐红着脸，喃喃地咒骂着：

“真是倒楣！遇到老不修！老色狼！坏透了”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值夜班的护士长微笑问。

“三〇九号房间，住着的那个老家伙，晚上也许想女人想昏了头。他按铃叫人，我去问他什么事？他说：房间里出现一个女人，胸前钮子都没有扣好！……”

“噢？……那来的女人？”护士长问。

这年轻女护士生气地道：“别听她的胡说！是想用这套话诱我们上他的房间去罢了。咳！这老家伙想象力倒很丰富，他说这个女人穿大红色衣裳，很年轻漂亮哩！哼！又不是行刑的死囚，又不是新娘子，现在那有穿大红衣裳的女人？……真是！”

那个年纪较大的女护士一怔，忙问：

“红色衣裳的女人？……等一等，三〇九号病房，那不是在三〇七号的隔壁？”

“是呀！那个房间住的老太太，也真麻烦，不住的按铃叫我们做这个，做那个！”年轻女护士说。

“那就奇怪了。”年长女护士皱紧眉头，问：“那人有没有说，这红色衣裳的女人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

“他说：从阳台上，经长窗进来的！”

“呀！……那，那……”年纪较大的女护士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喂！……你怎么了？……”护士长关心的问。

“三〇七号的老太太也是这样说，有个穿红衣女人冲进她的房间，走到阳台上去。她吓煞了，以为是鬼！”她呐呐地说：“三〇七号和三〇九号阳台相邻，很容易爬过去……”

这两个故事相吻合。如果这个红衣女郎从这座阳台爬到另一座阳台去，可能攀爬中把衣钮拉脱，以致露出了胸部。……

“那么，真有这事了？……”护士长注意的问。

年长的女护士点头，又问：“三〇九号的说，这个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……”

“他说：她急急地跑出门去了。”

她们把头伸出护士室的门外，但这门口却看不到三〇九和三〇七号房间的门外，走廊要转两个弯才到达。

另一个在整理药瓶的护士不屑的说：

“我不相信有这事情，看来这两个老人太无聊，联合起来开这个玩笑。我们别上当！”

“是呀！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什么红衣女人！”年轻的护士说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们忽然听到一声惨厉的女人尖叫，然后远处传来“轰隆”声音。……

护士们吃惊的面面相觑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

“情形不对……我们快去看看？”护士长说。

护士们都奔出去，急急地沿走廊而行。三〇九号的那个老色狼已经推开了门，在房间门口对她们招手，大声叫喊：

“快来！快来！到这里来看！”

她们冲进房间，他领她们到阳台上，向下面指着道：

“看！就是她！就是她！……”

护士们向下张望，在三层楼的下面，花园中一座圆形喷水池旁边，石块整齐平铺的地上，躺着一个穿红色衣裳的女人。

长长的头发散在头的周围，胸前的衣钮果然脱开了两颗，使得衣襟张了开来。露出一半胸脯。而且那套红色长袍的裙边翻起，粉白的大腿出现眼前。……

“就是她！”老色狼对年轻女护士道：“我早告诉你，但你不相信！现在，看见了吧！……”

三〇七号的老太太不便行走，否则她也会到阳台上来，参加指证这个女人。

“不好了，有人跳楼！快！快！急救呀！……”

楼下有人在叫喊，好几个疗养院的职员奔出来，赶到这女人身边。……

在楼下近看，是很反胃难看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的眼睛张得大大的，好像两粒玻璃球一般的呆凝。头下面地上有血迹，嘴角也有血液流出。她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但死状却很恐怖，毫无美感。

近看她，张开的衣襟露出来半个乳房。翻起的裙角，使她臂部完全露在外面。看来，她除了穿这件红色长袍，袍内没有内衣。

一个年轻的医生在她身边蹲下，拉拉她的长裙，把腿遮掩住了。同时执住她的手腕把脉。

这是疗养院，所以出事后医生很快到来，不过再快也没有用处。那青年医生叹息摇头，又望望屋子的高处说：

“她从很高的楼上跌下来，已经死了！”

“她是从这里跌下去的！”老色狼在楼上扶着阳台的栏杆，大声说话：“她从阳台爬进我的房间，又跑了出去。她一定在走廊中，又爬出走廊的窗外。所以你们都没有看见她，后来就掉下去了！……”

医生没有回答他。站起来低头看看这个美丽的尸体，迷惑的摇摇头，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……”没有人能立即回答。

“穿红色衣裳？……真奇怪！我们的疗养院内，从来没有红色衣裳的女人！……”医生掉头走了，一面对跟着他的

职员说：“你们去查一查，她是什么人？什么地方来的？而且通知巡捕房。等警方人员验尸后，再把她移到太平间停放。”

在楼上，护士长和护士们把老色狼推回房间内，要他躺在床上休息。而差不多同时，再高一层的四楼上，一个女护士急急地从一间病房中冲来，奔入护士室，神色慌张的向她的护士长报告。

“四二一号房间的病人……她，她……不见了！”

“不见了？”护士长怀疑地说：“也许她出去散步，还没有回房。”

“但……但……她的衣服留在房内。”

护士长跟着护士到四二一号房间去视察。没有错，病人所穿的睡袍，以及她的内衣裤，就这样丢弃在地上。而那个年轻的女病人，却不知所踪。

护士长忽有所悟，道：“刚才……不是有个年轻女人跌死在楼下，我们快去看看！”

她们匆忙的奔下楼去，那具尸体仍在原处，正在等候巡捕房的人员前来处理。

“她……就是她！”那个女护士的脸色变得灰白，身体不住发抖，手指着尸体道：“就是她！四二一号的何美玉！”

“何美玉？……”护士长皱紧眉头：“这……可麻烦了！”

照顾何美玉的特别护士是个很年轻又很美丽的女孩子，她有着一股女护士所没有的气质，那就是女性化。所谓女性化，这是多彩多姿的名词，很难加以规范和解释。总之，一个女人感觉和承认自己是女性。而在一个男人的面前，也感觉到男人是异性，这就是女性化。当一个男人对她发生兴趣而注视时，她出现羞态，这羞态也就是女性化。因此令男人觉得她有女人的味道，一种很可爱的吸引异性的女人味道。

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正在很感兴趣的注视着她，而且是以男人的兴趣注视她。因此使她的脸上，微微地泛红，头低了下去。……

欧阳清对女人可说经验丰富，他曾遇到过各种不同类型和性格的女人。但他却喜欢眼前的这个女护士。他在想：她的护士资历一定不会很老。如果这工作干得太久了，就会变成第三种性别的人，既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！如果这种，他对之就毫无兴趣。

眼前这个仍然是女人，一个可爱的女人！而在她的眼中，男人就是男人，是对她有吸引力的动物！而不是一具充满了病痛的躯壳。

欧阳清微笑说：“林小诗小姐，你和你的芳名都很美，真像一首令人低回吟咏的美丽小诗！”

她的脸又红了一点，低头不敢看欧阳清，轻轻地说：

“是我的祖父在世时，给我这个名字。他老人家会作诗，说我小时候就像首小诗……但他已去世了。”

“不错！不但是小时候，现在仍是像首美丽的小诗。”欧阳清赞美她。又道：“现在，我们谈谈当晚的事吧！请你从头再告诉我一遍，这事怎样发生的？”

林小诗在病房中踱来踱去，皮鞋在地上发出“咯咯”响声。这间房是何美玉生前所住，现在空着。被褥没有收拾好，那件睡袍和内衣裤，仍是丢弃在地上。因为巡捕房封锁了现场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保持出事时状况。

“我当时是在护士室内。”林小诗回忆道：“我是何美玉的特别护士，原是应该留在病房内照顾她。但有时也会走出去一会儿。好像说：我要去取何小姐服用的药，或是为疗养的病人做些杂事。这晚，我是上护士室，把何小姐明天吃的菜单，交给承办的护士，转知厨房准备。这家疗养院对病人的膳食很讲究，只要医生同意，病家肯付钱，各式名贵的菜，厨房都会供应。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……”欧阳清点头。

“我离开何小姐病房时，她已上床睡了，人很安静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以为离开一会儿，不会有事。所以，我到护士室内，填写菜单，还做了些护士应做的工作。花掉了一点时间。接着听到有人说，楼下发现一个跳楼死亡的女人，穿着一套红色衣裳。我和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。……”

欧阳清静听着。她继续道：“我办完了事，就返何美玉的房间去，发现她已不在了。……”

“你离开何美玉，有多少时间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我没有看表。但相信不会超过二十分钟。”

林小诗把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告诉了欧阳清。自然她说的都是真话。她离开一会儿，也不足以构成疏忽病人的罪责，因为她是去护士室工作。特别护士并不是一定要形影不离的守住病人。

欧阳清在病房内走来走去，拾起何美玉的内衣裤，看了一下，道：“唔……就剩下这个？”

“还有这个！”林小诗指指睡袍。●

“唔！她脱了内衣，改穿上红色长袍，就给发现死在楼下。”

林小诗点头，迷惘地说：“就是这样！不过，奇怪的是为什么要穿上那件红色长袍？”

“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一点。”欧阳清问：“你有什么猜想吗？”

“我？……不知道！”她摇头，猜想不出来。

“那么，你可知道，这套红色长袍是哪里来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林小诗回答。

“是不是她带来的呢？……”欧阳清问。

“我不是已经都告诉了你们吗？……”林小诗说。

“我不是他们！以前问你的是巡捕房的警探。我不是警探！……”欧阳清说明。

“那……你是？……”她奇怪的问。

“我是受何美玉的家人委托，来查这件事。”

“那……你是私家侦探？”林小诗注视他。

欧阳清摇摇头，否认道：“我不是私家侦探！不过现在我做的事，和私家侦探差不多。”

林小诗似乎对他有了新的兴趣，向欧阳清全身上下打量一遍，然后又道：“但是，我知道的很少，都说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如果不耽误你的时间，我们随便谈谈。也许在随便谈谈中，会谈出一些线索来。”

“线索？什么线索？……”她注意的问。

“难道你不觉得，何美玉之死，有点儿蹊跷吗？”

“但……”林小诗迟疑的顿一顿，说：“你大概也知道，何美玉为了什么住进疗养院的？”

欧阳清用指头点点自己的头脑，说：“这儿有问题！”

林小诗点头，说：“对！是精神分裂！这样的病人，其实应该住进精神病院！”

欧阳清解释道：“但是她家里有钱。她的家人认为，住进精神病院，就是精神病人，对何美玉的名誉不好听。所以宁愿多花些钱，让她住疗养院。”

“……”林小诗耸耸肩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以为她是个精神分裂的病人，很可能自己跳下楼去自杀！”欧阳清说。

林小诗又耸耸肩，说：“也许是这样。精神分裂的病人，往往做出许多反常的事来。”

“问题是在那套红色长袍上。如果她是自己跳下去的，

为什么要穿那件红色长袍？且那件长袍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？”

“这是一个很可疑的地方。巡捕房的人也曾向我再三追问那件红色长袍，从那里来的？”林小诗说。

“你猜想得到吗”……”

林小诗迷惘的皱紧了眉头，认真的想了一下，终于摇摇头道：“我想不出来，不知道是那里来的！”

“出事的那天，白天有人来探望她吗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只有她的母亲。”林小诗说。

“没有别人了？……”

“没有了。她很少有人来探望，只有她的母亲。”

“她这天对你说过什么话吗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没有！……何美玉很少说话。而且她是精神分裂，这类病人多数语无伦次，又很敏感，就是好言好语，也可能使她反感，大哭大闹的。所以我很小心，一直避免和她多说话。……”林小诗说。

“……”欧阳清在床上坐下来，抚着下颌沉思。

“你……”她畏缩地问：“你以为这可能是……”

“谋杀！”欧阳清凝视她，点头肯定的说：“我正是这样想。她在死前冲进三楼的一位老太太的房间，匆匆爬过阳台，进入另一个病人的房间，又出去了。然后她就陈尸在楼下。我认为有人在追她，所以她会这样匆匆地奔跑，但被追上了，给人推下楼去！……”

“谁在追她？”林小诗张大眼睛问。